

XI ZANG XUE
CAN KAO CONG SHU

古老的西藏
面對新生的中國

〔法〕亚历山大·达维·耐尔著

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

西藏学参考丛书之九

古老的西藏 面对新生的中国

〔法〕亚历山大·达维·耐尔 著

李凡斌 张道安 译

·内部资料·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
编辑室编印

编 印 前 言

编印《西藏研究参考资料》是前几年多杰才旦同志主持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倡议。原由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辑，现改为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，并根据各方面的建议，改名为《西藏学参考丛书》延续出版。这是一部多卷本的内部资料汇编。着重择要收录国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专著、论文、档案和其他资料，也包括一些流落国外的藏族人士的著述。有些著作早有汉文译本，但久未重版，不易寻觅，因为还有些参考价值，故予收录重印。有些著作仅有外文或藏文本行世，今先译为汉文印出，待今后有条件时，再将外文和汉文资料选译藏文，以飨读者。

国内学者的著述和史料，目前尚无条件公开印行的，亦将酌情收入参考丛书，以便参阅。

资料是科研的基础，也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重要根据。而掌握资料则应力求全面、系统和详

尽。编印这部参考丛书的主要目的，是想为西藏学研究人员、在藏族地区和其他地方做民族工作的同志，提供一些情报资料，以利了解国外研究西藏学的动向，交流经验，取得借鉴。

国外对我国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研究始于十七世纪。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，我国的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国外，从此，外国人对西藏的研究不断发展起来，逐渐形成一门学科。西藏学一说，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正当资本主义东侵之时。一九五九年以后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对西藏很感兴趣。一小撮反动大农奴主叛逃国外，携去很多重要藏文图书、档案和文物，广为扩散，造成历史上罕见的藏文文献外流。被挟持国外的一些喇嘛和有文化的官员，由外国研究西藏的机构聘去，协助进行研究工作，西藏学一时成为热门。近三十年来，国外成立了许多西藏研究机构，出版了大量的西藏学专著、资料汇编和刊物。

研究西藏的外国人良莠不齐，动机各别。有些学者对我国和西藏人民持友好态度，虽然学术观点和我们不尽相同，但对有些问题持论尚属公允，其成就也比较显著，尤其在藏语

文研究方面，颇可借鉴。这些人是少数，将来会随着人们的进步逐渐增多。多数的所谓西藏学家，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对我国和西藏人民怀有很大偏见，甚至持仇视态度，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，念念不忘“西藏独立”。这些人的著述，都是歪曲历史、颠倒是非的。臭名昭著的荣赫鹏、大卫·麦克唐纳、贝利和后来的黎吉生等等，都属于这一流。他们的论著是很好的反面教材。国外出版的一些丛书和资料汇编，多依据从我国掠夺去的藏汉文资料和文物，是有用处的。近年在国外著书立说的西藏人当中，有的本来就是叛国外逃的反动大农奴主，他们在国外摇身一变，以博古通今的西藏学者出现，大谈其西藏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的历史。他们往往数典忘祖，自欺欺人，以篡改历史、颠倒是非的手法，猖狂攻击西藏革命和党的民族政策，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，复辟封建农奴制度。因为他们打着西藏学者的幌子，在某些人当中，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。有位名叫夏格巴的，即属于此类，这些人的著作，我们也将择其有代表性的收入参考丛书，以备批判。

本参考丛书仅供内部参考。编辑原则是：择

要收录，力求准确，便于参阅。对所录资料，不作改动，以保留其本来面目。

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，对国外西藏学研究情况了解有限，又缺乏经验，编印这样一部参考丛书深感困难不少，因各方的迫切需要，不得不勉力而为。其中选择不当、处理欠妥之处，有待方家指正。

本参考丛书由陈家璉主编。第九卷——《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》由季垣垣任责任编辑，丹增伦珠和陈静萍任编辑。

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

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拉萨

作者简介

亚历山大·达维·耐尔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探险家、作家、东方学家。她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法国巴黎，父亲是位胡格诺教派^①的法国人，母亲是位斯堪的纳维亚天主教徒。

在法国人的心目中，达维·耐尔是一位伟大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女性。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就立志打破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们所达到的纪录。她勇敢、执着，充满一种自信力，十五岁时只身离家出走英国；十七岁时，她随身只带了件雨衣和一本马克西姆·德比戴克特的书，徒步翻越圣哥达山，第一次发现了许多意大利湖泊。当她到达米兰时，她母亲终于找到了她，把她带回法国。

在世界众多的藏学家中，达维·耐尔是一颗耀灿的明珠。她精通佛教、哲学和许多东方语言，一生曾三次到过西藏。第一次进藏日期是一九一八年，她身着藏袍，从中国内地出发，翻山越岭，沿路乞讨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横穿整个西藏，最后到达佛教圣地——印度。这之后，她写了《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》一书，向人们叙述了自己的这次西藏之行。接着，她又连续发表了许多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。她第二次进藏时间是一九三八年。一九四四年她最后一次进藏时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。

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达维·耐尔离乡背井，在远东地区渡过三十余年。有一天早晨，她对自己的丈夫说：“我要出远门，半年后就会回来。”但是，这次远行，她在十三年之后才回到丈夫身边。

她经常奔波于中国内地、西藏、尼泊尔、锡金以及印度之间

的雪山、草原、原始森林之中，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居民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在远东生活三十多年里，其中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的藏族人民中间度过的。直到晚年，她还一直怀念着自己曾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时光，并多次把喜马拉雅山地区称做自己灵魂的故乡。

世界通信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夫妇，但是，他们中间很少有人采取达维·耐尔给她丈夫菲力普·耐尔写信时所采取的那种特别的形式。当达维·耐尔在远东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时，菲力普因服职长期居住在突尼斯，但他仍一直给妻子以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，这可能也是达维·耐尔在事业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共同的孤单是连接她们的一种独特的纽带，因此，达维·耐尔称她的丈夫为“我最亲爱的修士”。

达维·耐尔无限信赖她的丈夫、同时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菲力普。在给丈夫的信中，她倾述了自己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；描绘了自己探险般的、同时也象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；介绍了她所接触过的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物：哲人、思想家、喇嘛、教士、流浪儿、小偷等等。在给丈夫的两卷已出版的书信集中，有狂热生动的描写，有挖苦讥讽的分析，同时也充满哲学家的沉思。

达维·耐尔一生著述甚多，仅关于西藏的著作就有十多部。她的主要著作有：《在强盗和贵族当道的国家》、《雷雨云》、《在辽阔的中国西部的未开化地区》、《旅行日记》（给丈夫的信）、《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》、《我生活过的印度》、《西藏的神修神学和巫师》、《在中国》、《五明喇嘛》、《神秘的魔法》、《佛的佛教主义》、《不死与再生》、《格萨尔非凡的一生》（与荣丹喇嘛合著）、《未出版过的藏文珍本》、《喜马拉雅山的中心——尼泊尔》、《西藏佛教徒的秘密教育法》、《超人的学识》、《虚无的威

力》、《中国四十个世纪的扩张》、《喇嘛教奥义传授仪式》等等。在这些书中，她以绘形而细腻的笔触向人们描述了一些珍贵的历史事实。她阅历丰富、学识渊博、语言朴素幽默、思想敏锐审慎，从喜马拉雅山地区发掘出许多很少为世人所知道的东西。许多西方人士认为，她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。所以直到一九八一年，法国出版界还再次重版了她的一些主要著作。

达维·耐尔非常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，也十分钦佩中国人民的勤劳、勇敢和智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七年，她发表了《在辽阔的中国西部的未开化地区》一书，虽然这本书只局限于描写西藏风情，但她仍在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时写到：“所有欧洲人和美国人，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要避免在维持同中国人的关系中严重失策的话（因为维持这种关系对我们是非常必要的），那么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对他们固有的看法。

“我们千万不要搞错，中国人远非象有些人往往乐于描写成的那种呆滞而无生气的人，在他们身上，有一种巨大的、潜在的力量。他们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的理智和明辨的洞察力。

“日本人曾企图在‘大亚洲’建立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霸权，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灵活性，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。他们最初的所谓胜利曾给亚洲人上了难忘的一课：白人也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。”②

“一个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重新取得胜利，实现类似的一种梦想，并且发挥自己在‘大亚洲’应起的主导作用。

“中国依然存在……我们的确有许多东西应该向中国人学习，他们也确实有足够的东西教给我们。只有明确这一事实，才有可能同他们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文化、外交以及商业关系。”

老年时，达维·耐尔和她的养子荣丹喇嘛一起回到法国定居

（荣丹喇嘛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底涅逝世）。为了褒奖她一生做出的巨大贡献，一九六四年，法兰西共和国授于她第三级荣誉勋位^①。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，达维·耐尔度过了她漫长的一生，坐在一把靠椅上静静地逝去，终年一百零一岁。根据她的遗嘱，人们把她和她的养子荣丹喇嘛的骨灰运往印度，并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撒在恒河里。

达维·耐尔逝世后，法国成立了达维·耐尔基金会。她在底涅的故居，成了法国的“西藏文化研究中心”，每年都有一些关于西藏的学术讨论会在这里召开，许多印度、尼泊尔的佛教界人士以及侨居国外的藏族同胞，也常在访问旅行法国时前去参观。

《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》一书，写于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，一九五三年出版。此书与其说是一部散记，毋宁说是一部史书。说它是散记，因为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记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；说它是史书，因为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，尤其是年青一代来说，本书的内容已属于过去的历史。

作者依据史料，概括地论述了汉藏关系的历史渊源；歌颂了西藏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业绩；描写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社会状况；介绍了当时的头人、农奴、领主、商人、神职人员等各个阶层、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状态，以及对新生中国所持的政治态度。

这部作品侧重着笔于藏民族的生活习惯、风土人情，语言朴素幽默、内容丰富多彩，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面。

本书在法国多次重版，颇受读者的欢迎。

——译者

注 释：

① 16—18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。

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属欧、美势力范围，后来相继被日本占领。

⑨ 荣誉勋位由拿破仑第一创立，分为五级，荣誉勋位最高一级是第五级，现在仅授予共和国总统。达维·耐尔获得的是第三级。

致 读 者

(原著序言)

但愿读者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，能摒弃一切偏见，其原因是，此书写于促使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国外的事变发生之前。

亚历山大·达维·耐尔既非亲汉也非亲藏。她的这本书从头到尾证明了她客观的态度以及求实的精神。书中，她再次表示了自己对世界屋脊的这一地区新的眷恋和关注，因为她终生都在思念和同情生活在这里的人民。在百岁高龄时，她甚至还希望重返故地，把完成了的手稿送到那里。她的写作生涯似乎已经结束，但平生的心愿还远未了结，因此，她希望人们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印度伟大神圣的恒河里。

在她逝世的前几天，这位一生曾把探险作为“唯一志趣”的伟大女性，还拟定了自己新的旅行计划，目的地是北京，但条条路线都经过拉萨。这时她已经一百零一岁。

“说真的，我思念那并非是我的故乡的地方。它‘上面’的草原、荒漠、终年不化的积雪，还有那湛蓝明亮的天空，这一切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……。这地方属于另一个世界，它是巨人和神的国土，使我着迷着魔。”

(摘自达维·耐尔《旅行日记》)

注：

这是作者的好友和女伴玛丽·马德雷恩·佩罗内在一九八一年这本书重版时所作的序。此人曾著有《和亚历山大·达维·耐尔一起的十年》一书。

介绍两位藏事专家

李安宅

(一) 达卫德尼尔夫人 (Alexandra David-Neel) ①

夫人现年六十三岁，为一独立东方学专家、一兼通显密之佛教徒。彼以为学术研究，在大学与图书馆固为重要，然若除此以外，不作实地研究，不在典籍、宗教、民风等策源地去考查，必不能了解其生命之所在。故彼为东方学之故，久居亚欧，并游历各地。

父为精通希腊哲学之法国学者，然夫人于儿时即醉心于远东一切，尤以东方哲学为重。初留学于比国布鲁塞尔，继受教于巴黎傅高 (Ed. Foucoux) 教授，该教授为巴黎大学第一任梵文讲座，兼通藏文。

夫人受傅教授影响后，欲作实地研究，乃亲往印度学其哲学，当时亦初次到中国。归国后，曾著《墨子与中国之社会主义》、《杨朱与中国之个人主义》两书，此外单篇著作甚多，曾有一篇叙述《中国皇帝与佛道两教之关系》，颇引起当时之注意。除与中国有关者，对于朝鲜、印度等民风、神话、哲学，所著亦多，并推究“宗教思想与地理环境之关系”，另有一本小说，名《在真主面前》，曾译成英文与西班牙文。

以上为一九一二年以前之大略情形，以后出版较重要著作一本，名《现代主义之佛教与佛陀之佛教》，即复返印度。十四年来，旅行并寄居于印度、锡兰、缅甸、日本、朝鲜各地。然主要

时间均在西藏一带与中国西部其他各处。至拉萨时，系由云南步行，所经历者多未曾考察区域。此前已由喜马拉雅山入藏，而至日喀则，曾受班禅之招待，亦曾见知于达赖。寄居东方时，为法国著名各杂志撰文甚多。回国后著有下列各书：《拉萨旅行》、《西藏之修士与巫师》、《盗侠境内》、《林格萨演义（与庸顿^②合著）》、《西藏之灌顶与修士》、《五智喇嘛——弥伴传》、《佛教之理论与方法》，均由法文、英文、德文分别出版，亦有译成西班牙、荷兰、捷克、瑞典、波兰文字出版者。

曾任布鲁塞尔新大学（上次欧战后合并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）东方哲学教授，并在巴黎索尔奔地理学会、法国其他主要城市，以及比、荷、瑞、英、德、匈、意、捷等国，印度、锡兰等地作学术演讲。

一九三七年重至北平，拟作久居计，旅行五台山时，抗战事起，因寄居康定，至一九四四年始来成都。在西康时曾著两书在法国出版，即《爱巫术与黑巫术》及《中国之风云》（记抗战事），继又完成《藏文法》、《法藏字典》、《中国西部边疆》，将在美国出版。散篇见于纽约杂志者亦复不少，过去著作虽均用西洋文字发表，然要点皆在与人以正确之认识而同情中国，曾语人云，倘使所知，对于中国边疆建设能有更直接之贡献，则衷心宿愿也。

夫人为法国荣誉爵士、民众教育委员，获得巴黎地理学会金章、探险奖章等。

（二）孟喇嘛庸顿（Yongden）^③

孟地在西藏南界外，包括不丹、尼泊尔、锡金三处，古时见知于印度，名基拉塔。庸顿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锡金，父为当地小酋长，在英人统治以前为西藏军官，祖父属旧派

喇嘛教，母为孟地人。

西历纪元十世纪之初，与孟地比邻之西藏工部南边地方，有一酋长号“台工脱”，意为“工部救主”，著奇迹异能，相传为菩萨化身，彼曾预言为利益众生故，将于需要时转世，故彼之转世，非如其他喇嘛，辈辈出现，只于必要时间歇出现也。在世时，掌管政教两务，曾有惠于现锡金王之祖先。

西藏人咸认庸顿为“台工脱”之转世，英人相雷拉(Perira)亦在所著旅行记中记载其事。

庸顿有西藏与欧西两方之教育，且为白教喇嘛，精通佛典。自十四岁为法国专家达卫德尼尔夫人之义子后，历游欧西，除藏文外，亦通英法语文。白教重自修，少掌寺院者，庸顿虽无寺院可掌，其为人尊重，自有过之无不及。除与达卫德尼尔夫人从事著作外，将来启通边民，促进现代化，于庸顿有厚望焉。

按达卫德尼尔夫人与其义子孟喇嘛庸顿，现均寄居成都。其信道之笃，为学之勤，至可钦敬。夫人为法国人，而前后入藏凡五次，喇嘛为藏人，而能以著述列于世界学术之林。共同入拉萨时，不但徒步，且取乞丐方式，以便深入，以与大众接近。著述中处处同情我政府，斥责帝国主义之不当，侃侃谈来，而悲天悯人之怀，溢于言表。为欧西学者，为藏民活佛，本可舒适自得，乃自苦若此！内地学术界，边疆口号日高，试问能有二人之苦行、之正见、之著述者，又有若干？

然二人寄居康定后，法国财产陷于纳粹敌人之手；交通不便，版税亦以不继，生活日趋艰窘之境，乃来成都。宅于去年结识之初，正其断炊堪虞之际，然努力著述，不顾其他，亦不为有酬职业所动，所谓老当益壮，所谓穷且益坚，二人有焉！因稍稍称道此事于知交，莫不见义勇为，乐为之助，以便继续其工作。

乃为文介绍如此，向施者受者同致敬意，更以告于一时未能见面之同志。

一九四五年三月

注 释：

- ① 达卫德尼尔即达维耐尔，李安宅先生此作发表于一九四五年，原文转载，原译名未做改动。
- ②、③ 庸顿喇嘛即荣丹喇嘛，译名未改动，理由同前。

ALEXANDRA DAVID—NEEL

LEVIEUX TIBET

FACE

A LA CHINE ENOUVLE

本书根据 Librairie Plon, 1981年再版本译出